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兒女英雄傳 第二十回 何玉鳳毀妝全孝道 安龍媒持服報恩情

這回書緊接上回，表得是何玉鳳姑娘自從他父母先後亡故，直到今日才表明他那片傷心，發泄他那腔怨氣，抱了他母親那口棺材哭個不住。鄧九公見他哭得痛切，便叫女兒褚大娘子上前勸解。褚大娘子道：「倒莫忙，他這肚子委屈也得叫他痛痛的哭一場，不然憋出個甚麼病兒痛兒的來，倒不好。」說著，便叫人取些熱湯水，又叫擰個熱手巾來，這才慢慢過去勸著。勸了良久，那姑娘才止住哭聲。大家圍著，都讓他先坐下歇歇。

只見他且歸坐，開口便問著褚大娘子道：「姐姐，你前日給我作的那件孝衣可還在手下？」褚大娘子道：「那天因為你執意不穿，立逼著我拿回去，我就帶回去了。今日我連這東西合你的素衣裳以至鋪蓋鞋腳我都帶了來了。不然你瞧我來的時候，作嗎用帶那樣一個大包袱來呢！」說著，便一手拉了他到裡間去。何玉鳳這才毀卻殘妝，換上孝服。原來漢軍人家的服制甚重，多與漢禮相同。除了衣裙甚至鞋腳都用一色白的。那姑娘穿了這一身縞素出來，越發顯得如閒雲野鶴一般，有個飄然出世光景。褚大娘子又叫人給他在地下鋪了一領席，墊上孝褥子，他才在靈右守起制來。

鄧九公此時是把一肚子的話都倒出來了，也沒甚麼可為難的了，覺得有點子泛上餓來了。便向他女兒道：「姑奶奶，咱們可得弄點甚麼兒吃才好呢。你看你二叔合妹妹進門兒就說起，直說到這時候，這天待好晌午歪咧，管保也該餓了。」

褚大娘子道：「這些事等不到老爺子操心，連吃的帶你老人家的酒，我臨來時候都打點妥當了，叫他們隨後挑了來。這時候敢怕早送來了，在外頭收拾著呢。甚麼時候吃，甚麼時候現成。」鄧九公聽了，便催著才給姑娘些東西吃。

豈知這位姑娘平日雖吃上看不破些兒，到了今日，心靜身安，已經了安老爺這番琢磨點化，霎時把一條冰冷的腸子汩了個滾熱，心裡的事情都來了，那裡還顧得到吃上？只在那裡默坐，把心事一條條的理論起來。第一條，早就想起他那義妹張金鳳，又急切要見見這位伯母安太太是怎樣一個性情，怎樣一個行徑。便問著安老爺道：「伯父，你方才說我那伯母合張家妹子都在半途相候，不知他娘兒們此時在那裡？怎的我得見見也好。」安老爺道：「不但你想見他們，他們也正在那裡想見你。除了我們張親家老夫妻二位照應行李不得來，其餘都在莊上。」說著，便找褚一官著人送信請去。

恰好褚一官外面去了，不在跟前。一時找來，老爺便說明原由。褚一官道：「還等這會子呢？頭晌午就來了！這裡話設說結，我又不肯讓進來，沒法兒，我把他老人家娘兒兩個讓到隔壁林大嫂家坐著呢。方才打發人來問過兩三回了。等我過去言語一句。」說著去了。

不上一盞茶時，安太太早到，褚大娘子便忙著迎出去，攙了進來。那安太太進門，一眼便看見姑娘哀哀欲絕的跪在那裡。一時也不及參靈，便一直的奔了姑娘去。也顧不得那白褥子的忌諱，便蹲下身去，半跪半坐的把他一摟摟在懷裡，「兒呀」「肉」的哭起來，一面哭著，一面數落道：「我的孩子！你可心疼死大娘了！拿著你這樣一個好心人，老天怎麼也不可憐可憐你，叫你受這個樣兒的苦喲！」姑娘聽了這話，心裡更酸，哭得更痛。褚大娘子勸了半日，才兩下裡勸住了。

便讓太太炕上坐，太太那裡肯？說：「姑奶奶，我好不容易見著他了，你讓我合他多親香親香！」說著，又拿小手巾擦眼睛。

褚大娘子便向炕上拿了一個坐褥，給太太鋪好，又裝了一袋煙過去。

太太便合姑娘對面坐了，手裡拿著煙袋，且不吃煙，著實的給姑娘道了一番謝，說：「大姑娘，我就剩了心裡過不去了！我實在說不出甚麼來了！」姑娘此時倒也無可謙詞，只說了個：「那時雖然彼此不知，方才聽我伯父說起來，我兩家原來是這樣的世誼，便是姪女兒出些力，豈不是該的？姪女兒此後仰仗伯父、伯母的去處正多。還有幾句不知進退的話，方才我都求過我伯父了。」

安太太道：「大姑娘，憑你有甚麼為難的事，都交給我合你大爺。你只別委屈，別著急，耽擱了身子，我就放心了。」

說著，便拉了他的手，問長問短。恰好一個婆兒送上茶來，安太太接來，便擱下那個茶盤兒，自己端著碗，送到他口邊，讓他喝兩口熱茶。一會兒又用手指頭給他理理頭髮，一會兒又用小手巾兒給他沾沾臉上的眼淚，一會兒又說：「這一個褥子薄，再墊個坐褥罷，小心地下的涼氣冰著。」一會兒又說：「沒外人在這裡，只管盤上腿兒坐著，看壓麻了腳。」——也不知要怎樣的疼疼那位姑娘才好。再不想姑娘的小腳兒天生的不會盤腿。更可憐那姑娘幼年喪父，正是用著母親撫養照料的時候，母親又沒了；便是有，他那位老太太也是一個老實不過的人，及至逃難至此，一病不起，連他自己的衣食還得女兒照顧，姑娘何曾經過人這等珍惜憐愛過來？如今合安太太見了面，看了這番說話、行事、待人，才知道天底下的女孩兒原來還有這等一個境界，他心裡頓覺甜苦寒暖大不相同，便益發合安太太親熱起來。

坐定了，便目不轉睛的看著安太太。只見那太太穿一件魚白百蝶的襯衣兒，套一件降色二則五蝠捧壽織就地景兒的整衣兒，窄生生的袖兒，細條條的身子，週身絕不是那大寬的鐵邊繡邊，又是甚麼豬牙繡子、狗牙繡子的胡鑲混作，都用三分寬的石青片金窄邊兒，塌一道十三股裡外掛金線的繡子，正捲著二折袖兒。頭上梳著短短的兩把頭兒，紮著大壯的猩紅頭把兒，別著一枝大如意頭的扁方兒，一對三道線兒玉簪棒兒，一枝一丈青的小耳挖子，卻不插在頭頂上，倒掖在頭把兒的後邊。左邊翠花上關著一路三根大寶石抱針釘兒，還戴著一枝方天戟，拴著八棵大東珠的大腰節坐角兒的小挑，右邊一排三枝刮綾刷蠟的蠶枝兒蘭枝花兒。年紀雖近五旬，看去也不過四十光景，依然的烏鬢黛眉，點脂敷粉。待人是一團和氣，和氣的端莊；開口有幾句謙詞，謙詞的尊貴。高華富麗，慈厚和平。合安老爺配起來，真算得個子子孫孫的天親，夫夫婦婦的榜樣。姑娘看了半日，心裡暗暗的說道：「我給張家妹妹誤訂誤撞說成了這等的一個人家，這樣的一雙公婆，也算對得住他了。」

他那裡正待問安太太「我那妹子怎的不同來」？一句話不曾出口，只聽外面一片哭聲，男的也有，女的也有，老的也有，少的也有，搖天振地價從門外哭了進來。姑娘從來不曉得甚麼叫作「害怕」的人，此時倒嚇了一跳，心裡戰戰道：「我這裡除了鄧、褚兩家之外，再沒個痛癢相關的人，他兩家都在眼前，這來的又是班甚麼人？卻哭的這般痛切？好生作怪！」自己又拘住禮法，不好探頭往外看，只得低了頭伏在地下陪著哭。

且住！這一片哭聲的男的的女的的老的少的一班人，果然都是誰呀？原來安太太過來的時候，安公子小夫妻合僕婦丫鬟都隨過來了。只因裡面地方過窄，要等安太太先見過了，然後大家才好進來，趁這個空兒，便在前廳換了衣裳。姑娘在靈旁跪著。只顧在這裡應酬安太太，卻不得知道消息。及至他自己伏下身去陪哭，安太太便站起身來。他哭著閃眼一看，早見一男一女拜倒在靈前，又是兩個老少婦人跪在門裡，一個男的跪在門外，都伏在地下痛哭，又各各的身穿重孝。姑娘淚眼模糊，急切裡看不出誰是誰。口裡既不好問，心裡更想不出這是怎麼一樁事。正在納悶，卻見褚大娘子把靈前跪的那個穿孝的少婦攙起來，那廂那個穿孝的少年也便站起身來，還在那裡捂著臉擦眼淚。那少婦便拉了褚大娘子，一面哭著撲了自己來，便在方才安太太坐的那個坐褥上跪下，嬌滴滴悲切切叫了聲：「姐姐，你想得我好苦！」說罷，也是抱頭痛哭。

何玉鳳此時臨近一看，又聽得說話的聲音，才曉得是他救的那個結義妹子張金鳳，那廂站的那個少年，便是安公子。

一時心中萬緒千頭，才待說話，那後面跪的老少兩個婦女也搶過來給姑娘磕頭，扶著姑娘的腿哭個不住。門外的那個男的也磕了陣頭站起來。姑娘且不及看門外那個，急得一手拉了金鳳姑娘，一手推那兩個婦女，道：「你兩個先抬起頭來，我瞧瞧是誰？」及至兩個抬起頭來，兩下裡看了一看，才曉得是他的奶母合他的丫鬟，門外那個卻是他的奶公戴勤。姑娘此時斷想不到這班人忽然在此地同時聚在一處，重得相見，更加都穿著孝服，辨認不清，到了他那個丫鬟——隨緣兒媳婦——隔了兩三年不見，身量也長成了，又開了臉，打扮得一個小媳婦子模樣，尤其意想不到，覺得詫異。這一陣穿插，倒把個姑娘的眼淚穿插回去了，呆呆的瞅瞅這

個，看看那個，怔了半日，才問著張金鳳道：「妹子，我難道合你們是夢中相見麼？」張姑娘道：「姐姐，你且莫悲傷！定一定再說話。」這姑娘痛定思痛，良久良久，才重複哭起來。

安太太便叫張姑娘：「好生勸你姐姐，不要招他再哭了。」褚家娘子合他奶娘也來相勸。姑娘這才止住悲啼，拉了張金鳳，覺得心中有萬語千言，只不知從那句說起。只見他看了看眾人，又看了看安公子夫妻，忽地失驚道：「阿呀！豈有此理！我這奶公、奶母合這丫鬟罷了，你二位，現在伯父、伯母雙雙在堂，豈不嫌個忌諱，怎生也穿起這不祥之服？快快脫下來才是！」安公子跪在那裡答道：「我兩個受了姐姐的救命大恩，無路可報，今日遇著孀母這等大事，正該如此。況又是父母吩咐的，怎敢違背！」姑娘連連擺手，說：「這事斷斷行不得！」張姑娘又道：「姐姐，便是你我，又合嫡親姐妹差些甚麼？姐姐不必再講了。」兩人只管這等說，姑娘那裡肯依？急得又向安老爺、安太太說：「伯父、伯母，這事禮過於情，不要說我何玉鳳看了不安，便是我的母親九泉有知，也過不去。求你二位老人家吩咐一句，一定叫他們脫了才好。」

安老爺道：「姑娘，你且不必著急，聽我說。你道這事『禮過於情』，按古禮講，古人的朋友本就有個『袒免之服』。怎的叫作『袒免』？就如如今男去冠纓，女去首飾，再系條孝帶兒，戴個孝髻兒一般。按今禮講，你只看內三旗的那些人家，遇見父母大事，無論親戚朋友跟前，都有個遞孝接孝的禮。再講到情，你我兩家不但非尋常朋友可比，比起那疏遠的親戚來，只怕情義還要重些。便是你尊翁靈柩到京的時候，我也曾在我那墳園上供養他幾日，也曾叫我這孩兒去了纓兒，穿身孝服，替我早晚祭奠。這是你奶公、奶娘眼見的。那時姑娘你又從那裡不安去？何況姑娘你救了他兩個性命，便同救了他兩個父母、公婆。他兩個如今止於給你令堂穿身孝服，就論一報一施，你道孰輕孰重？這幾身孝，正是我昨日聽得你令堂的事，合你伯母商議，特特的赴做成的。你我骨肉一般，還講得到甚麼忌諱？便是忌諱，我這一兒一媳當日在那能仁寺雙雙落難，果然不是你來搭救，只怕今日之下，想穿這兩身孝服也沒處穿，我同你伯母求著這樣忌諱也求不到。我再合姑娘你掉句文，這就叫作『亡於禮者之禮也』，故曰『其動也中』。」安太太也道：「是這樣。」不叫姑娘謙讓，又怕他著急，便親自走過來安撫了他一番。

這且不表。卻說鄧九公方才見公子合張金鳳穿了孝來，也自詫異，及至安老爺說了半日，他才明白過來。原來昨日安老爺把華忠叫在一旁說的那句梯己話，合今早安老爺見了安太太老夫妻兩個說的那句啞謎兒，他在旁邊聽著乾著會子急不好問的，便是這件事。便向姑娘道：「姑娘，師傅總得站在你這頭兒，咱們到底是家裡，我再沒說架著炮往裡打的。這話你伯伯可說的是，咱們不用再說了。」姑娘還待再說，褚大娘子也道：「我可不不懂得這些甚麼古啊今啊、書哇文的，還是我方才說的那句話，人家是個老家人，老家人說話再沒錯的，怎麼說咱們怎麼依就完了。你說是不是？」

姑娘見一個人扭不過眾人去，心裡想道：「我從來看了世界上這些施恩望報的人，作那些春種秋收的勾當，便笑他是有意沽名，有心為善；所以我作事作起來任是潮來海倒，作過去便同雲過天空。即如我在能仁寺救安公子、張姑娘的性命，給他二人聯姻，以至贈金借弓這些事，不過是我那多事的脾氣，好勝的性兒，趁著一時高興，要作一個痛快淋漓，要出我自己心中那口不平之氣！究竟何曾望他們怎的領情，怎生報答來著？不想他們竟這等認真起來。可見造因得果，雖有人為，也是上天暗中安排定的。」想到這裡，也就默默無言，只得跪起來給安公子合張姑娘行禮叩謝，慌得他兩個還禮不迭。然雖如此，姑娘此刻是說勉強依了，他心裡卻另有個不願意的意思。他這不意願，想來不是為方才給安公子、張姑娘磕那兩個頭。究竟他是個甚麼意思？這位姑娘心裡彎子轉子過多，我說書的一時摸不著門兒，無從交代。等這書說到那個場中，少不得說書的聽書的都明白了。

閒話休提，言歸正傳。再講安老爺自從到了二十八棵紅柳樹鄧家莊，又訪到青雲堡，見了褚一官、褚大娘子，這才見著鄧九公。自從見了鄧九公，費了無限的調停，無限的宛轉，才得到了青雲峰，見著了這位隱姓埋名昨是今非的十三妹。自從見了這位姑娘，又費了無限唾沫，無限精神，才得說的他悉心懺悔，五體皈依。一直等安太太、安公子、張姑娘以至他的奶公、奶母、丫鬟異地重逢，才算作完了這本戲文，演完了這段評話，才得略略的放心。

他便對鄧九公說：「九兄，這事情的大局已定，我們外面歇歇，好讓他娘兒們說說話兒，各取方便。」鄧九公本就嚷嚷了半天吃了，聽了這話，正中下懷，忙說：「很好，咱們也該喝兩盅去了。」又告訴褚大娘子道：「讓姑娘吃些東西。哭只管哭，可不要盡只餓著。」嘮叨了一陣，這才陪了老爺、公子出來。外面自有褚一官帶了人張羅著預備吃的，內裡褚大娘子也指使著一群頭頭腳腳的婆兒調抹桌凳，搬運飯菜。便連戴勤家的、隨緣兒媳婦也來幫忙，一時裡外都吃起來。安老爺合鄧九公心裡惦著有事，也不得照昨日那等暢飲，然雖如此，卻也瓶罄杯空，不曾少喝了酒。至於那些吃食，不必細述，也沒那古兒詞兒上的「山中走獸雲中雁，陸地飛禽海底魚」，不過是酒肉飯菜，吃得醉飽香甜而已。一時吃完，又添了東西，內外下人都吃過了。

鄧九公閒話中便合安老爺說道：「老弟，你看這等一個好孩子，被你生生的奪了去了，我心裡可真難過。只是一來關著他的重回故鄉，二來又關著他的父母大事，三來更關著他的終身。我可沒法兒留他。但是我也受了他會子好處，一點兒沒報答他，我這心裡也得過的去？我想，如今他不是沒忙著要走的這一說了嗎？我要把他老太太的事重新風風光光的給他辦一辦，也算我們師徒一場。只是要老弟你多住幾日，包些車腳盤纏。可就不知老弟你等等不得？」

安老爺道：「我倒沒甚麼等不得，那盤費更是小事。便是九兄你不給他辦這事，我們也不能就走。甚麼原故呢？我心裡已經打算在此了，此去帶了一口靈，旱路走著就有許多不便，我的意思，必須改由水路行走。明日就要遣人逕回臨清開去僱船，往返也得個十天八天的耽擱。只是老兄你方才說的這番舉動，似乎倒可不必。從來喪祭趁家之有無，他自己既不能盡心，要你多費，他必不安。況且這些事究竟不過是個虛文，於存者沒者毫無益處。竟是照舊，明日伴宿，後日卻把靈封了，把他接到莊上，你師弟姊妹多聚幾日，敘敘別情。有這項錢，你倒是給他作幾件上路素色衣裳，如此事從實，他也無從辭起。」

鄧九公道：「那幾件衣裳可值得幾何呢！」說著，綽著那部長鬚，翻著眼睛，想了一想，說：「有了！衣裳行李也要作，臨走我到底要把他前回合海馬週三賭賽他不受我的那一萬銀送他，作個程儀。難道他還不受不成？」安老爺道：「那他可就不受定了。老兄，你豈不聞『江山好改，秉性難移』？你且不可打量他從此就這等好說話兒了。他那平生最怕受人恩的脾氣，難道你沒領教過？設或你定要盡心，他決然不受，那時彼此都難為情。依我說，倒莫如……」老爺說到這裡，掩住白，走到鄧九公跟前，附耳低聲說道：「九兄，莫若如此如此，豈不大妙？」

鄧九公聽了，樂得拍桌子打板凳的連說：「有理！」又說：「就照這麼辦了！」老爺道：「九兄，切莫高聲。此地只隔一層窗紙，倘被他聽見，慢說你這人情作不成，今日這一天的心力可就都白費了！」鄧九公伸了伸舌頭，連忙住口。

二人正要進後邊去，恰好隨緣兒媳婦出來，回說：「奴才太太合姑娘請老爺說話。」安老爺便同了鄧九公進來。安太太道：「大姑娘方才說了半天，還是為玉格合他媳婦這兩身孝，他始終不願意。他的意思，還要過了明日後日兩天，大後日就一同動身。我說這話你等我合你大爺商量，也得算計算計這兩天工夫可走得及走不及。」姑娘接著說道：「我也沒甚麼願意不願意。不過想著他二位穿了孝，參了靈，就算情理兩盡了，究竟有伯父、伯母在上頭；況且又是行路，就這樣上路，斷乎使不得。不但他二位，便是我這奶公、奶母、丫鬟，現在既在伯父那裡，一並也叫他們脫了孝上路為是。至於我這孝，雖說是脫不下來，這樣跟了伯父、伯母同行，究竟不便。縱說你二位老人家不嫌忌諱，也得我心裡安。再說，我父親的大事那時，我只顧護了母親、匆匆遠避，便不曾按著日期守孝；此番到京，我卻要補著盡這點兒女的心。那時日子也寬餘了，伯父你給我找的那個廟也該妥當了，我一釋服，便去了我的腳跟大事，豈不長便？這樣商量定了，過了明日後日兩天，就可上路，也省得伯父上上下下人馬山集的在此久住。這話，伯父想來再沒個不依我的。」

安老爺一聽：「這又是姑娘泛上小心眼兒來了，且自順了他的性兒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便說道：「姑娘，這話很是。便是你大兄弟、大妹妹，我也不是叫他們穿多少日子的孝。到了你補著穿孝這層，也很行得，盡有這個樣子。只是兩日後便要起身，卻來不及。何也呢？我們將才在外頭商量定了，你此番扶柩回京，旱路斷不方便，就是你也不得早晚相依。我明日便著人看船去，也有幾

天耽擱。我們這裡卻依然明日伴宿，後日把靈暫且封起來，大家都搬到你師傅莊上住去。船一僱到，即刻起行。你那一路不要見外人的這句話，便不枉說了。姑娘，你道如何？」姑娘聽了，料是此地山裡既不好一人久住，眾人也沒個長遠在此相伴的理，便也沒得說，點頭俯允。

鄧九公見這話說定規了，便道：「咱們這可沒事了，太陽爺也待好壓山兒了，二妹子合大奶奶這裡也住不下，莫如趁早回莊兒上去罷，明日再來。再挨會子，這山裡的道兒黑了，可不好走。」安太太還不曾答言，何玉鳳姑娘早詫異起來，說道：「怎麼，今日都不住下嗎？」原來姑娘自被安老爺一番言語之後，勾起他的兒女柔腸，早合那以前要殺就殺、要饒就饒、要聚便聚、要散便散的十三妹迥不相同。聽得聲都要走，便有些意意思思的捨不得，眼圈兒一紅，不差甚麼就像安公子在悅來老店的那番光景，要撇酥兒！

褚大娘子笑道：「哎喲，噯喲！瞧啊！瞧啊！妞兒捨不得大娘了！我這可是頭一遭兒看見你這個樣兒！」安太太便連忙道：「好孩子，別委屈！我跟著你。」因合褚大娘子道：「不然姑奶奶你合你大妹妹回去，我住下罷。」誰知這位姑娘雖然在能仁寺合張姑娘聚了半日，也曾有幾句深談，只是那時節彼此心裡都在有事，究竟不曾談到一句兒女衷腸，今日重得相逢，更是依依不舍。

褚大娘子是個敞快人，見這光景，便道：「這麼樣罷。」因合他父親說：「竟是你老人家帶了女婿陪了二叔合大爺回去，我們娘兒三個都住下，這裡也擠下了。」又合褚一官道：「你回去可就把二嬸兒合大妹妹的鋪蓋捲兒合包袱送了來，可別交給外頭人，就叫孟媽兒合芮嫂兩個來。我這裡帶的人不夠使，他們村兒裡的幾個人晚上也有回家的。我帶著一條被窩呢，不要鋪蓋了。晚上老爺子要合二叔喝酒，我都告訴姨奶奶了。以至明日早起的吃的，老范合小蔡兒他們都知道，你問他們就是了。可想著給我們送吃的來。」褚一官在那裡老老實實的聽一句應一句。褚大娘子又道：「可是還得把我的梳頭匣子拿來呢。」張姑娘道：「不用費事了，兩分鋪蓋裡都帶著梳洗的這一分東西呢。我們天天路上就是那麼將就著使，連大姐姐你也用開了。」褚大娘子道：「如此更省事。」褚一官道：「想想還有甚麼？別落下了。」褚大娘子道：「沒甚麼了。——再就是我不在家，你多分點心兒，照應照應那孩子，別竟靠媽兒。」褚一官又連連答應。褚大娘子又道：「既這樣，二叔，索性早些請回去罷。」

鄧九公道：「明日人來的必多，我已就告訴宰了兩隻羊、兩口豬，夠吃的了，姑奶奶放心罷。倒是這楨，怎麼樣，不就卸了他罷？」安老爺道：「這又礙不著，何必再卸。就這樣，下船時豈不省事！」鄧九公道：「老弟，你有所不知。我也知道不用卸，只是我不說這句，書裡可又漏一個縫子！」說著，才嘻嘻哈哈同了安老爺父子合褚一官告辭出去。安老爺臨走，又把戴勤留下在此照料，便一回回青雲堡褚家莊去了不提。

卻說何玉鳳姑娘，此時父母終天之恨已是無可如何，不想自己孤另另一個人，忽然來了個心疼著熱的世交伯母，一個情投意合的義姊，一個依模照樣的義妹，又是嬾嬾媽、嬾嬾妹妹，一盆火似價的哄著姑娘。姑娘本是個天性高曠的爽快人，不覺一時精滿神足，心舒意敞，高談闊論起來。

那時雖是十月天氣，山風甚寒，屋裡已生上火。須臾，點上燈來，那鋪蓋包袱也都取到。那位姨奶奶又送了些零星吃食來，褚大娘子便都交給人收拾去，等著夜來再要。便讓安太太上了炕，又讓何、張二位姑娘上去。因向安太太說：「我在左邊給你老人家擺一隻鳳凰，右邊給你老人家擺一隻鳳凰。」他自己卻挨著炕邊坐了。除了玉鳳姑娘不吃煙，那娘兒三個每人一袋煙兒，安太太看看這個，看看那個，十分歡喜。

大家便圍炕閒話起來。

安太太道：「真個的，你家這個姨奶奶雖說沒甚麼模樣兒，可倒是個心口如一的厚實人兒。我看你們老人家這樣的居心行事，敢怕那姨奶奶還給他養個兒子定不得呢。」褚大娘子道：「那敢是好，我也正盼呢。只是我父親今年八十七了，那裡還指望得定呢！」張姑娘道：「不然。那姨奶奶自己知道，他告訴我說，他家老爺子命裡有兒子，他還要養兩個呢。」安太太道：「這兒女的數兒，他自己那裡定得准呢？」張姑娘忍不住笑道：「我也是這樣問他來著，他說是劉鐵嘴告訴他的。我也不知劉鐵嘴是誰，沒敢往下再問。」大家聽了，早已笑將起來。

褚大娘子便告訴安太太道：「這是他來的那年，我叫了個瞎生給他算命。要算算他命裡有兒子沒有。那瞎生叫劉鐵嘴，說了這麼句話，他就記住了這句話。要是叫他記住了，他肚子裡可就裝不住了。就這麼個傻心腸兒！」玉鳳姑娘道：「我可就愛他那個傻心腸兒。只是怕他說話，他一說話，我不笑他，我慙的慌；我笑他，我又怕他惱。」褚大娘子道：「人家可不懂得怎麼叫個惱哇！」說著，大家又笑了一陣。

一時，戴勤進來，隔窗回道：「請示太太合大奶奶，還要甚麼不要？外頭送鋪蓋的車還在這裡等著呢。」安太太道：「不用甚麼了。你沒跟大爺去嗎？」戴勤道：「老爺留奴才在這裡伺候的。」玉鳳姑娘聽如此說，便隔窗叫他道：「嬾嬾爹，你先去告訴了話，進來我再瞧瞧你。」戴勤去了進來，又重新給姑娘請安，也問了姑娘幾句話。

姑娘一時想起當日送靈回京的話，又細問了一番，因道：「你們走到那裡就遇見這裡老爺的人了？」戴勤道：「走到德州。」姑娘道：「他們岸上走，你們河裡走，怎得知道就是咱們的船呢？」戴勤道：「姑娘問起這件事，竟有些奇怪，真是老爺的靈聖！頭夜大家就知道這裡老爺派人接下來了。這一日晚上，船靠了德州碼頭，點燈後，他們裡頭在後艙睡了，奴才合宋官兒兩個便在老爺靈旁一邊一個打地鋪，也就睡下。睡到三更多天，耳邊只聽說老爺叫，那時也忘了老爺是歸了西了，就連忙要見老爺去。及至一看，老爺就在當地站著呢，奴才一時認不出來了。」姑娘道：「你怎麼又會不認得老爺了呢？」

戴勤道：「只見老爺穿戴不是本朝衣冠，頭上戴著一頂方頂鑲金長翅紗帽，身穿大紅蟒袍，圍著玉帶，吩咐奴才說：『安二老爺派人接我來了，你們可看著些，莫要錯過過去，叫他們空跑一蕩。我上任去了。』奴才就說：『老爺那裡上任去？怎的不接太太合姑娘同去？』老爺道：『太太就來的。姑娘早呢，我不等他了。』說著，往外就走。奴才急了，說：『老爺怎的不等姑娘同去？奴才姑娘此時到底在那裡呢？』老爺把袖子一甩，向我說：『好糊塗！我見不著姑娘，只怕你就先見著了。此時何用問我！』奴才見老爺生氣，一害怕，就唬醒了。原來是一場夢。忙著叫宋官兒，只聽他那裡說睡語，說：『我的老爺子！你是誰呀？』及至把他叫醒了，問他，他說：『見一個人，打扮得合戲台上的賜福天官似的，踢了我一靴子腳，說：『你這東西睡的怎麼這樣死！』奴才正告訴他這個夢，只聽得外面好像人馬喧闐的聲兒，又像鼓樂吹打的聲兒，只恨那時膽子小，不曾出去看看。奴才就合宋官兒說：『這事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，天亮咱們且別開船，到船頭看看，到底有人來沒人來。』誰想這裡老爺果然就打發梁材他們來了。姑娘想，這可不是老爺顯聖嗎？」

這位姑娘可從不信這些鬼神陰陽的事，便道：「老爺成神，怎的不給我托夢，倒給你托起夢來？要不是你那一天吃多了罷？」安太太道：「大姑娘，你可不可不信這話。他們一到京就說過。你大爺還合我說：『何老大那等一個聰明正直的人，成了神也是有的事，只可惜他不知成了甚麼神了。』這神佛的事也是有的。」姑娘終是將信將疑。

戴嬾嬾笑向安太太道：「奴才姑娘從小兒就不信這些。姑娘只想，要不是有神佛保著，怎麼想到我們今日都在這裡見著姑娘啊！太太還記得老爺來的頭裡，叫了奴才娘兒兩個去細問姑娘小時候的事情？那時奴才只納悶兒。誰知老爺早知道姑娘的下落，連奴才們也托著老爺、太太的福見著姑娘了。真真是想不到的事！」玉鳳姑娘問道：「老爺怎麼問？你們又怎麼說的？」隨緣兒媳婦便把那日的話說了一遍。姑娘道：「我不懂，你們有一搭兒沒一搭兒的把我小時候的營生回老爺作嗎？」褚大娘子道：「罷咧！罷咧！連你那拉青屎的根子都叫人家抖翻出來了，別的還有甚麼怕說的！」說的大家大笑，他自己也不禁伏在安太太懷裡吃吃的笑個不住。

從來說「歡娛嫌夜短，寂寞恨更長」，只這等說說笑笑，不覺三鼓。褚大娘子道：「不早了，老太太今日那麼早起來，也鬧了一天了，咱們喝點兒粥，吃點兒東西睡罷。明日還得早些起來，只怕他們這裡遠村近鄰的還要來上祭呢。」說著，隨意吃些東西，

盥漱已畢，安太太合何玉鳳姑娘便在東間南炕，褚大娘子合張金鳳姑娘便在西間南炕睡下。戴嬾嬾母女合褚家帶來的四個婆兒都在後捲兩個裡間分住。本村的幾個村姑村婆也各各的分頭歇息。這裡他娘兒們、姐兒們睡在炕上，還絮絮的談個不住。

列公，你道怎個「蒼狗白雲，天心無定；桑田滄海，世事何常」？這青雲山分明是悽慘慘的幾間風冷茅簷，怎的霎時間變作了暖溶溶的春生畫圖？都只道是這班人第一個歡場，那知恰是這評話裡第二番結束。這正是：

但解性情憐骨肉，寒溫甘苦總相宜。

要知那何玉鳳合安老爺怎的同行，何玉鳳合鄧、褚兩家怎的作別，下回書交代。